

金粉世家

集續

張恨水著 第三冊



世界書局印行

第九集目次

第七十六回

聲色無邊羣居春夜短

風雲不測一醉泰山頹

第七十七回

百藥已無靈中西雜進

一瞑終不視老幼同哀

第七十八回

不惜鋪張愼終成大典

慢云長厚殉節見真情

第七十九回

蒼莽前途病床談事業

淒涼小院雨夜憶家山

第八十回

發奮笑空勞尋書未讀

理財謀悉據借箸高談

第八十一回

飛鳥投林夜窗聞憤語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車

第八十二回

匣劍帷燈是非身外事

素車白馬冷熱個中人

第八十三回

對簿理家財羣雛失望

當堂爭遺產一母傷心

第八十四回

得失愛何曾憤來逐鹿

逍遙哀自己喪後遊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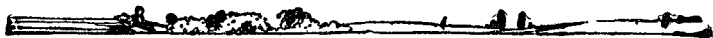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回

聲色無邊羣居春夜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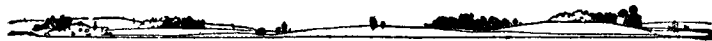
風雲不測一醉泰山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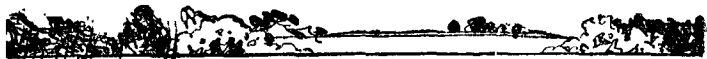
只在這時，院子裏一陣喧嘩，劉寶善朱逸士趙孟元三個人一同進來了。鶴蓀劈頭一句便道：老劉，你今天有一件事失於檢點。劉寶善聽說，站着發楞，臉色就是一變。鶴蓀道：老七的少奶奶今天生日，你怎麼也不去敷衍一陣。劉寶善笑道：我的二爺，你說話太故甚其詞，真嚇了我一跳。說完這一句話，才將頭上的帽子摘下來。朱逸士笑道：二爺，你有所不知，人家成了驚弓之鳥了。還架得住你說失於檢點這一句話嗎？鶴蓀笑道：你們一說笑話，就不管輕重，真把劉二爺看得那樣不值錢，爲了上次那點小事，就惶恐到這樣子。劉寶善將肩膀抬了一抬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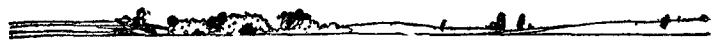
道：「二哥，你別把高帽子給我戴，我到現在為止，心裏可真是有點不安呢。今天七少奶奶壽辰，我並不是不知道，可是我就怕碰到了總理，問起我的話來，我沒有話去回答。衙門裏的事，現在我託了有病請着假，真得請你們哥兒幾位，給我打個圓場才好。」鶴蓀見曾李二小姐在一邊含着微笑，自己很不願朋友失面子，便道：「你在那裏喝了酒，說些無倫次的話。」朱逸士趙孟元也很知鶴蓀的用意，連忙將別的言語，把這話扯開。朱逸士就問曾美雲道：「還有些什麼客沒到？我給你用電話催一催。」曾美雲笑道：「你這話有點自負交際廣闊，凡是我的朋友，他們的電話，你都全知道，這還了得？不過這裏頭有兩個人你或者認識，就是王金玉和花玉仙。」朱逸士笑道：「了不得！這兩位和他們哥兒們的關係，你也知道嗎？你說我的交際廣闊，這樣看起來，實在還是你的交際廣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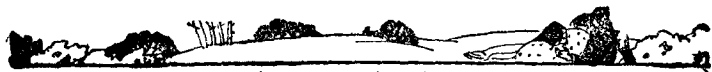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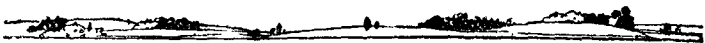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回

闊，這件事，知道的人還不會多哩。花玉仙的電話……只這一句未完，院子裏有人接着答道：是六八九九，說這話的，正是花玉仙的嗓音，已是一路笑着進來了。王金玉花玉仙兩個人，牽着手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鶴蓀道：今天晚上怎麼回事，提到誰，誰就來了。花玉仙道：倒有個人想來，你偏不提一提。鶴蓀便問是誰。花玉仙道：我們來的時候，黃四如在我那裏，他很想來。可是他不認識曾小姐，不好意思來。曾美雲道：那要什麼緊？只管來就是了。朋友還怕多嗎？花老板，就請你打個電話，替我請一請。鶴蓀道：那不大好吧？他是王二哥的人，只有他沒有王二哥，王二哥年紀輕，醋勁兒大，會惹是非的。王金玉道：他們倆感情有那麼厚，那就不錯了。四如倒真有點痴心，可是王二爺真看得淡極了，總不太理會他。曾美雲道：那個王二爺，不就是金三爺的令親嗎？我也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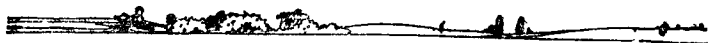
的，那就把他也請上罷。鶴蓀道：你請多少客，還能够添座。曾美雲道：現在幾位之外，就是李瘦鶴和烏老二，原是預備臨時加上兩位。劉寶善聽說，便去打電話催請，花玉仙家到這裏不遠，首先一個便是黃四如到了。他一進來，就請花玉仙給他介紹兩位小姐，曾美雲見他異樣的活潑，就拉着他的手笑道：我爲了黃老板要來，把王二爺也請了，你想我這主人翁想的週到不週到？黃四如笑道：曾小姐，你別聽人家的謠言，王二爺和我，也不過是一個極平常的朋友，他來不來，與我是沒有關係的。鶴蓀笑道：你這人，看去好像調皮，其實是過分的老實。我聽說你對王二爺感情不錯，可是王二爺對你很寡情。既是這樣，你應該造一個空氣才好，爲什麼反說你和王二爺沒有什麼關係。這樣一來，他是落得推個乾淨了。老劉，我們可以做點好事，小王來了，我們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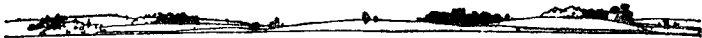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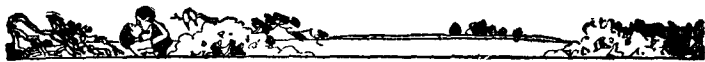
他拉攏拉攏。劉寶善笑道：「這個我是拿手，只要黃老板願意的話……」說着，望了黃四如。黃四如道：「劉二爺，你別瞧我，我總是樂意的。拉人交朋友，總是好心眼。李倩雲聽了，向他點了點頭，笑道：『你說話很痛快，我就歡喜這樣的人。』」黃四如看到李倩雲那樣子，似乎是個闊小姐，便借了這個機會，和他坐在一處談話。一會子工夫，李瘦鶴來了，王幼春也來了，只有烏二小姐一個人了。曾美雲吩咐聽差不用等。在別一間小客廳子裏開了席，請大家入座。劉寶善早預備席的次序，四週放了來賓的姓字片，將王黃二人安在隣席。王幼春不知道黃四如在這裏，進來之後也沒法子躲，就敷衍了幾句。黃四如也很自量，只和李倩雲說話。王幼春見李倩雲渾身都露着曲線美，臉上淡的胭脂，襯着深深的睫毛，眼睛微微低着看人，好像有點近視似的，越發的增了幾分媚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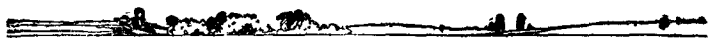
他又不時的微笑，露出一嘴齊整的白牙來。王幼春只聞其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不覺多看幾眼。他只知道李倩雲小姐和金家兄弟們有交情，却不知黃四如却也和他好。現在看出來了，要想認識認識他，少不得還要走着黃四如的路子才好，因此把不理會黃四如的心事，要活動一點。這時入席見自己的位子和黃四如的位子相連，待要不願意，很顯然得罪了他，怎能借着他和李倩雲去親近，因此只裝着模糊，大家按著名字入席，自己也就按了名字入席。黃四如坐下，拿起王幼春的杯筷，就用碟子底下的紙片來擦。王幼春笑道：「你還和我來這一手。」黃四如笑着輕輕的道：「怎麼樣，巴結不上嗎？」王幼春道：「那有這樣的道理，你就說得我這人那樣不懂事？我是說我們不應該客氣。」黃四如道：「既不應該客氣，你就讓我動手得了，又說什麼呢？」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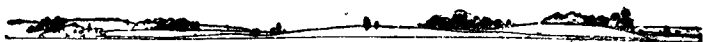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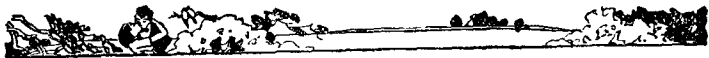
是王幼春也就只好一笑了之。他二人說話，聲音是非常的細微，在桌的人，有聽見的，少不得向着他們笑。李倩雲道：「大家笑，我可不敢笑，朋友在一處，客氣一點，擦擦杯筷，這也不算什麼？」因看見右手李瘦鶴的杯筷，還不曾擦，便笑道：「我也給你擦擦罷。」說着，就把他面前的杯筷拿了起來擦。李瘦鶴只呵呵兩聲，連忙站了起來。一面用雙手接了過來，道：「真不敢當！真不敢當！」裏說着，眼睛又望了鶴蓀。劉寶善在對面看見，笑道：「這樣一來，我倒明白了一個典故，曉得書上說的受寵若驚，是一句什麼意思了。你瞧我們這李四爺。」李瘦鶴笑道：「你不是心裏覺着難受嗎？這一會子，你的嘴又出來了。」劉寶善道：「不錯，我心裏是很難受。可是我這分子難受，也應該休息一會兒，若是老這樣難受下去，你猜我不會急死嗎？」李瘦鶴笑道：「你這話我倒贊成，中國真正的過渡時代，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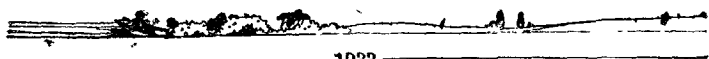
算咱們趕上了。在這隻破船裏，遇着這樣的大風大浪，咱們都是不知命在何時，幹嗎不樂上一樂？李倩雲已是把杯筷擦乾淨了，聽他這樣說，就伸手拍了他的脊梁道：你這話很通，我非常贊同。王幼春見李倩雲是這樣的開通，他想到：自己若是坐在李瘦鶴那個地方，就是不要什麼介紹，也未嘗不可以和他玩起來的，可惜事先不知道，要知道他這樣容易攀交情的，我就硬坐到那邊去，他心裏是這樣想着，眼睛少不得多看了李倩雲幾眼。李倩雲的眼光，偏是比平常人要銳利些。他便望着王幼春抿嘴一笑。這個時候，聽差斟過了一遍酒，大家動着筷子吃菜，王幼春見李倩雲笑他，他就不住的夾了幾筷子咀嚼着，想把這一陣微笑敷衍過去。李倩雲笑道：二爺這人有點不老實，既然是看人家，就大大方方的看得了，幹嗎又要躲起來不好意思呢。這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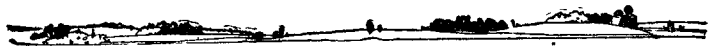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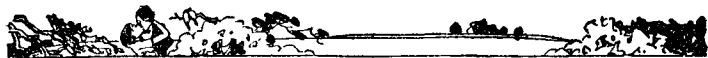
不打緊，王幼春承認看人家是不好，不承認看人家也是不好，紅着臉只管笑着說沒有這話，沒有這話。心裏可就想着，這位小姐浪漫的聲名，我是聽到說過的，可不知道他是這樣敞開來說。趙孟元就道：李老五，我有一句話批評你，你可別見怪。李倩雲一偏頭道：說呀，你能說，我就能聽，我不知道什麼叫着見怪。趙孟元道：那我就說了。你這人開通，我是承認的。可是兩性之間，多少要含一點神秘的意味，那才感覺得有趣。若是像你這一樣，遇事都公開，大殺風景。譬如王老二，他偷看你是賞鑒你的美。據你剛才那種表示，雖不能說是你歡迎他的偷看，可是不拒絕他偷看。你既不是拒絕，口裏就別言語，或者給一點暗示也可以，那末，王老二對於你這分感情，那就不必提了。至少，他把你心事當啞謎猜，够他猜一宿的了，你這一說，他首先不好意思再看你，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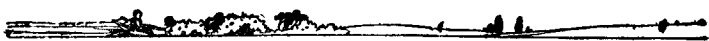
還要誤會你故意揭他的短處，把他羨慕你的心事，至少也要減除一半，你把一個剛要成交的好朋友，兜頭澆了一盆涼水了。李倩雲且不答覆趙孟元，却反問王幼春道：老趙的話對嗎？你真怪我嗎？王幼春怎樣好說怪他，連說不不。李倩雲笑道：我不敢說我長得美，可是那一個女子，也樂意人家說他美的。要不然，女子擦粉抹胭脂，燙頭髮，穿高跟鞋爲着什麼？爲着自己照鏡子給自己看嗎？所以我並不反對人家看我的。在棹上的男賓除了王幼春而外，都鼓起掌來。趙孟元就向他伸了一個大拇指，笑道：你這種議論，總算公道，所有女子不肯說的話，你都說出來了。李倩雲笑道：你別瞧我歡喜鬧着玩，可是交朋友又是一件事。誰要願意和我交朋友，我嘴裏不說出來，心裏未常不明白。譬如王二爺他今天一見着我，就有和我交朋友的意思，不過初次見面，不





第七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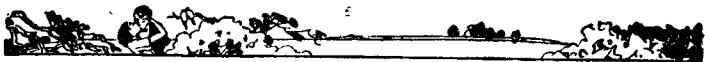
好意思十分接近。其實社交公開年頭兒，那沒有關係，愛和誰交朋友，就和誰交朋友去。至於那個人願意不願意和你交朋友，那又是一個問題，就別管了。李瘦鶴道：這樣說，你願不願和王二爺交朋友？李倩雲道：在棹的人，誰要和女人交朋友，都有這意思，就算是發生了戀愛。這一點我不便直說。趙孟元拿了手上的筷子，輕輕在棹子上一敲笑道：得！我們索興敞開來說。我問你，你和鶴蓀交情是不錯的了，究竟是朋友，是愛人呢？李倩雲倒不料他會問出這一句話來，不直說了，他們一定要批評自己還是不能硬到底。果然直說了，又怕會對不住曾美雲。先望着鶴蓀笑了一笑，然後右手用筷子夾了幾絲菜，在嘴裏咀嚼着，左手端起酒杯來，骨都喝了一口酒。笑着用筷子指着鶴蓀道：我和他的事，你不是明知故問嗎？曾美雲一看他們這樣的玩笑，不免有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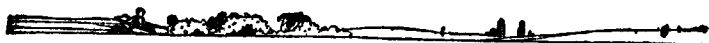
不高興，可是礙着面子，又不便說什麼，只得望了大家傻笑。鶴蓀因爲李倩雲說的話，也是太露骨一點，便笑道：「傻孩子，你喝醉了酒了嗎？」李倩雲笑道：「你別怪我，我是騎虎莫下。你想，我拿人家打衝鋒，已經說在前面了，到了我自己，我就不說，那還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其實，我們也不過深進一層的朋友，談到愛人，你當着大衆，是不肯承認的。就是我在這席上面，也不敢硬說出來，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曾美雲道：「老五，你今天的酒，果然是喝多了，他們都拿你開心，你上了人家的當，還不知道嗎？」李倩雲見鶴蓀和曾美雲都有點不樂意的樣子，心想若繼續的向下說，一定會鬧得不歡而散，不如就借了這個機會轉圜，因笑道：「可不是嗎？他們都拿我開心的，我不說了。回轉頭來，就向李瘦鶴笑道：老李，你怕嚷，不怕嚷，若是不怕，我們來划上幾拳，你看好不好？」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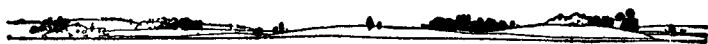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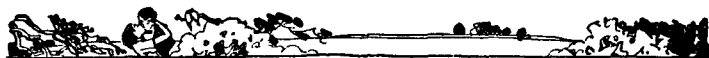
瘦鶴也是醉心於李老五的，他特別的見邀，豈有不從之理？馬上點頭笑道：來來來！說着話時，左手捲着右手袖口，左手已是伸出拳頭來了。馬上七巧八馬，總算把剛才的話鋒，遮掩過去了，但是一開了端，大家划起拳來，就鬧了過不休。曾美雲看了李倩雲風頭出足了，却提議道：老五的酒量很好，拳也很好，能打一個通關嗎？李倩雲道：你想灌醉我的酒嗎？曾美雲道：並不是我要灌醉你的酒，不過我看你這樣興高彩烈，給你湊一湊趣，你若沒有那個膽量，你就不必嘗試了，好在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給人家一冤就冤上了。你說我是冤你，就算是冤你，我也不去否認。李倩雲笑道：得！我就打一個通關。於是左手將右手的光胳膊擦了一擦，就向李瘦鶴笑道：來來來！這該先輪着你了。李倩雲究竟是個女子，對於這種武劇化的猜拳，決不也像男子那樣有





經驗，因之打到一半，就退回來，他又不服這口氣，非打通不可，只管向下打了去，這樣一來，酒就喝得可以了。只有半餐酒席的工夫，李倩雲兩臉喝得通紅，只管笑哈哈的高聲說話。只看耳朵根上帶的兩根耳墜子，只管搖擺不定，已經醉得可以了。鶴蓀看了有些不過意，就對他笑道：「你還鬧什麼？人家胡弄你，你不知道呢。我看有好幾拳，都是你贏了，人家手快，手指頭一伸一縮，就混過去了。你的拳實在好，人家不和你正正經經的划，也是枉然。」說着向李瘦鶴丟了一個眼色。李瘦鶴一見會意，便笑道：「老五，他們大家都不忠厚，你不要來吧？」李倩雲道：「是真的嗎？」說着話，鼓了嘴，呼都呼都的呼出兩口氣。因見旁邊茶几上放有兩碟水果，便起身拿了一個大梨，站在當地咬。恰好王幼春也起來拿煙捲，李倩雲就笑問他道：「你看我醉不醉？」王幼春笑道：「醉不醉？問你自





第七十六回

己，我怎樣知道呢？李倩雲笑道：也許我喝得多一點了，臉上都發燒了，你摸摸我的臉。王幼春當了許多人，已經覺得不便伸手摸人家的臉，況且李倩雲又說了在先，自己是偷看人家的，更不好摸人家，只得向他笑了一笑。李倩雲見他不好意思摸，就拿着他的手，用臉向前一伸，一直伸到王幼春懷裏，點起腳來，臉在王幼春臉上一貼，斜着眼睛問道：你看發燒了不是？王幼春真不料他有這種直率，嚇得向後一退，李倩雲將嘴一撇道：你瞧，他還害臊！鶴蓀皺了皺眉道：他真是醉了，讓他躺下罷。於是站起身來，兩手攙着他，向隔壁屋子裏，一張長椅上躺下，他倒是睡下了，鶴蓀待要走時，他一把將鶴蓀拉住，笑道：你別走，咱們談談。鶴蓀坐在長椅的尾端，笑道：你今天也鬧得够瞧了，還打算鬧嗎？說到這裏，那面散了席，大家一窠蜂似的，擁到這邊屋子來。劉寶善笑

